

桂黔路上雜憶

— 葉 著



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



桂黔路上雜憶

— 葉 著

桂黔路上雜憶

著者：一

葉

出版者：致

誠出版

社

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

承印者：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定價：港

幣

三

元

一九七四年九月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內容提要

二十五年前的「湘桂大撤退」，是轟動一時之事。當時日軍加劇侵華，湘桂守軍在敵前望風潰敗，却把刀鋒向內，疏散的民衆因此陷於水深火熱之境。作者在本書中憶述了她當年身歷其境的見聞。

目 錄

一	一九四四年初秋의 桂林	一
二	戰時的院校生活	五
三	滯留在柳州	八
四	喪失父母的小兄弟	十二
五	來到了「瘟疫之鄉」	十五
六	金城江——冒險家的樂園	十八
七	金城江邊的慘劇	二三
八	駭人聽聞的爆炸案	二七
九	送瘟神	三一
一〇	蒙罪的山鄉	三四
一一	山村夜遇「石壕吏」	三六
一二	挑伕的行列	四一
一三	搶煤車	四三

一四 「上刀山」……………四六

一五 又是意外……………五〇

一六 持「西行漫記」被捕……………五四

一七 臨走屠殺愛國志士……………五七

一八 在金鋪裏……………六〇

一九 在汽車頂上……………六三

二〇 公路霸王……………六八

二一 滿臉傷痕的孕婦……………七一

二二 鹽巴客……………七五

二三 面臨乞討……………八一

二四 拉壯丁……………八四

二五 「特殊地區」馬場坪……………八七

二六 在貴定「趕場」……………九〇

二七 貴陽來去……………九六

二八 結束語……………一〇二

一、一九四四年初秋的桂林

一九四四年初，日寇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出動五六萬人進攻河南省。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恐日成性，逃命第一；河南省國民黨軍有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四十萬人。國民黨當時在河南省有這樣多的兵力，如果預先百倍警惕日寇的野心，有計劃地部署，及時迎頭痛擊日軍的進犯，日寇就不可能很快繼續侵佔我們大片的神聖領土。

可恨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國民黨軍隊在日寇面前一觸即潰，短短時間內又喪師二十萬人，並失掉鄭州，洛陽等將近五十個縣，平漢路被打通。五月初，日寇十二萬人又在湘北發動進攻。湖南國民黨軍有三十多萬，又有美國空軍、砲隊幫助，也一打就敗。六月十八日長沙失守，八月衡陽淪陷，蔣介石的嫡系軍長方先覺投敵（後又被敵人遣派，回到蔣介石處），從此粵漢路以東的廣大國土，淪入敵手。

這年的初秋，湘桂戰局日趨嚴重，日寇的箭頭明顯地指向湘桂路。國民黨的將軍和大

員們，這時大都逃到西南大後方去了，有的則利用職權，趁火打劫，把握交通工具搶運自己的物資，大做其無本生意。而國民黨的軍隊則像決堤似的向後敗退。他們使千萬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顛沛流離。而我也是在那次逃難行列中歷盡艱險，九死一生；今天回憶起來，有着特別深刻的體會。

那次當長沙失守，衡陽告緊之時，桂林國民黨當局慌了手脚，無計劃的下令市民疏散。那時我在桂林讀書，我們一些愛國青年，都要求上戰地服務或組織游擊隊，及別的救亡團體，保衛國土，但却受到種種阻撓。在緊急疏散令公佈，無法可施的情形下，我只好撤退去柳州的打算。

準備離開桂林的那天，是個異常悶悶的日子。我帶着悲憤的心情，收拾好簡單的行李，和三位男同學：小楊、阿駱、老鄭及我的女友阿霞會齊，各人捐着自己的行李（我們沒有餘錢搭人力車，也很難找到一輛車子）步行到桂林北站。到了那裏，竟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連擠進車站都困難，哪裏還有車票買！我們打聽車子是怎樣開的，誰也不知道。好容易擠到月台，只見停在路軌上的火車廂，車裏車外都是黑壓壓一片，甚至所有車廂的頂上都擠滿了人和行李。月台上和路軌旁，到處堆着行李，上不了車的人拖男帶女，徬徨無定，亂作一團。

我們這五個人的臨時組合，由身強力壯的小楊打先鋒，在月台上找尋有空位的車子。但哪裏還有什麼空位！有的寫着「×××疏散專車」或「×××部公用專車」等字樣的車廂，空位是有的，但行李多過人，箱箱籠籠，布疋洋雜，愛犬寵貓，甚至抽水馬桶和名貴傢俬以及花木盆景，也在疏散之列。不問而知，這都是國民黨特權階級假公濟私的傑作。我等小民豈是上得去的？

在月台和車廂邊擠了老半天，都毫無着落。這時，進站來的難民越來越多，許多人上不了車，就用繩子綁住木板，懸掛在火車底的橫槓上，攔上行李，人就打扁身躺進去。這景象，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氣，不知如何是好。爲首的小楊說：

「今天不走，明天就更難走啦！據長沙逃出來的難民說，他們在撤退時，晚走了一步，行李和身上的錢，都被國民黨的土匪兵和流氓、地痞搶光，敵人還未到，就差點餓死，全虧親友幫忙才逃出來的。現在桂林的秩序未見得比長沙好，因此，我是主張擠上去了再講，你們怎樣？」

「每部車都這樣多的人，怎樣擠呀？」阿霞皺着眉頭。

小楊胸有成竹地說：「我們行李簡單，好辦！阿駱在前開路，一葉、阿霞跟他擠上車，我和老鄭從窗口把行李遞給你們，然後從門口擠得上就擠，擠不上就爬窗口。」

照着小楊的計劃，我們五個人都上了車，但除了我和阿霞在一塊，其餘幾個男的中間都隔了許多人，大家動彈不得，也無法談話了。

那天，我和阿霞幸好沒有多喝水，都不需要解手。車上寸步難行，又要顧住行李；再說，車廂裏根本沒有了廁所，那原來的廁所，此時已變成人和行李的特別間，被塞滿了，有人忍不住大小二便的，就只好站着「賴」。這麼一來，地板上的便溺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這已無人大驚小怪，最難忍耐的是大便秘臭夾着汗臭，令人作嘔。有一個帶病的瘦弱女孩子，上車時被擠傷了頭部，車上悶熱，空氣污濁，在半途就昏倒了。

第二天早上，火車抵達柳州，我站了一夜的兩隻腿已經變成兩截木頭，不再聽使喚，兩隻手因為提着行李，不讓行李浸在「尿潭」裏，這時也僵硬了，合不攏來。最後多虧小楊他們幫忙，我才下得火車。

我以爲我們這一晚是夠受了，但到了月台上，我無意中望了火車底，那幾個用繩子細木板當「臥鋪」的人，連人帶板都已經不見了，但橫槓上却留有幾段懸掛木板的磨斷了的繩頭，旁邊的鐵皮和輪子上，濺滿了鮮血。

「那些人哪裏去了？」我驚叫起來。

大家不約而同的朝車底下望。

一個從後面車廂下來的男子說：「那幾個人完了。車到鹿寨，我聽到慘叫聲。他們也是不得已呵，行李帶人那麼重，繩子吊着，車子不停的搖擺前進，磨來磨去，怎會不斷呀！唉！真慘……」

我們聽了，都不免黯然。這些死難的同胞，是誰殺害他們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和荒淫無恥、庸懦無能的國民黨反動派！我永遠不會忘記生命歷程中這悲苦的一夜！

二、戰時的院校生活

抵達柳州以後，我和阿霞住在朋友家的家裏，幾個男生則到處「打游擊」。

我們都是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在桂林時，曾計劃組織救亡團體，因受到阻撓而罷。到柳州後，我們仍希望有機會參加救亡工作。但是，柳州國民黨當局亂作一團，他們對於一心要抗日的青年比對日寇還要害怕，在這種情形下，要組織救亡團體談何容易！我們經過一番努力，找不到途徑，便只好各自打算。阿霞第一個離開柳州，找機會去了宜山。小楊、阿駱先後轉道去了八步，老鄭回廣東東江。

剩下我一個人，徬徨無定，無事可做。不久，有一部分教授和同學陸續集中柳州，學

校一些圖書儀器也運來了，借用柳江中學的一部分，作臨時校舍。我回到學校去住。但學校內部紊亂，沒有法子上課。

後來學校遷到融縣長安鎮，借用一些廟宇祠堂，作為校舍。我們女生宿舍也是一間年久的破廟，瓦頂和樑柱掛滿了蜘蛛網和灰塵；土牆的洞眼裏，常有蜈蚣和蛇蝎出沒。有一天，瓦頂上掉下一隻八九吋長的老蜈蚣，剛巧落在一位同學的眼鏡上。

最頭痛的是屋頂失修，下起雨來，到處漏水，簡直找不到一塊避水之地。行李全部擱到木板併成的床上，把僅有的一把雨傘、油布蓋上，人就只能靠着較乾的牆壁打盹。

宿舍裏沒有燈，也沒有桌椅，每到晚上，幾個人便共用一盞自備的菜油燈，以板床當桌子，做功課。有哪個人不小心，把油燈推倒了，不是引起小火，就是弄得一床油膩，真是狼狽極了。因此，大家都盡可能在天未黑之前做完事情，一到夜晚，不是到外面蹣跚，就是聊天以打發時間。

這時，同學的膳食，餐餐吃摻雜了沙石、稗子、穀子的碎米飯；清一色的豆芽或老青菜，油也不見一滴。男同學胃口大的，連肚子也塞不飽。這還是初到長安鎮的情況，不久，學校發給同學的伙食費，由每月十五元「法幣」減到六元五角「法幣」。幣值降低，伙食費不但增加，反要大打折扣，連燒開水也不夠！這不是存心要把學生餓死！在這個

時候，跟隨學校來的，多半是家在戰區或者斷絕經濟來源的同學，叫大家哪裏去找伙食費呵？因此，很多同學都表示激憤。

教授和職員們的情況，也不比同學好到哪裏。他們的薪金有被拖欠了八個月的，有些教授囊空如洗，逼得師母不得不把「防身」的首飾送到金鋪裏去換錢買米。在桂林，教授困難時，還可以賣賣舊書，這時，他們大多數的書都已丟失，僅有的幾本書，就算忍痛割愛，也找不到買主！有些教授就只好擺地攤，賣衣服。

學校裏充滿了爲生活憂愁的聲音。上課，理科缺少實習儀器，文科不能涉及「政治」，教授們照本宣科。學生要自學，圖書又缺乏，有的同學甚至想買筆記本都沒有錢，有一位教授，到紙店裏買了一批紙頭，送給大家，才算勉強解決筆記本的問題。在這樣的學習環境裏，我感到十分失望。後來湘桂線戰事緊張，學校醞釀遷往丹洲，或黔、桂、湘邊境，我不願意到那些地方。

當我在離開桂林之前，我曾領有一張到重慶××大學的借讀證。重慶的親友也叫我去，我也很想看看大後方，於是便由長安鎮回到柳州，打算找機會到重慶去。

三、滯留在柳州

第二次來到柳州，柳州已籠罩着一層前方城市的戰時氣氛。原來柳州也下了疏散的命令。蔣介石政府，毫無抗戰的辦法與決心，也不理會人民抗戰的要求，只是叫大家走走，走！但蔣介石政府的很多上中下級的官員，却都在所謂疏散中大大發財致富。

每天，柳州馬鞍山掛上了燈籠，警報也叫了。人們就得踏過浮橋，向南岸湧去，或到「柳侯公園」或到北門外的郊野去躲避。特殊階層的人物，每當月亮在立魚峯的山頭鑽出來時，他們有些便僱了小艇，朝向柳江下游幽靜的所在划去，在碧流中度過漫漫的長夜……。我仍然住在冬的家裏，雖然時序已接近中秋，天氣却依然熱得難受，跟冬同屋的鄰居，有好幾位都走了，空空如也的房間，在精神上對我變成了一種威脅，我從早到晚在外面找車子，希望早點離開。

可是，此時要搭車離開柳州也是萬難。搭正常的公路車，根本沒有指望；坐「黃魚車」走，每條「黃魚」至少兩千元（那時一般學校伙食每月是十五元「法幣」），我哪坐得起！要坐車只能坐火車。

冬每天公餘之暇，陪我跑柳州北站，希望找到什麼熟人，能把我帶上。但北站的情景是令人心寒的，在那裏，也像桂林疏散時的北站人山人海，所不同的是無數的車輛，像脫節的死蛇，擠在鐵軌上。每一車卡，都有四層「座位」：在車頂上，行李全都疊得比車廂高過一倍，難民們就高高地坐在上面，爲了擋太陽和遮雨，有的撐着傘，有的拉布篷。用處儘管不大，可也聊勝於無。車廂裏，在平時的座位之上，都另外搭起一層「閣仔」，上下兩層都是行李間和起坐間；至於車卡的下面，是用木板搭成的一層，這層也是擠滿了行李，人只能平躺着——從桂林到柳州那一晚，有幾個人就是坐的這一層，在途中繩斷被輾死的。這些火車卡，有的是由衡陽桂林開到這裏已經一個多月。車上的人，等又不是，轉車也不能，袋裏的錢一天天下去，哪天能開出，也還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急得要命。站上每天不是沒有車子開出，但開出的多半是國民黨特殊人物的車卡。像這種情形，莫說沒有什麼熟人能把我帶上，就算有機會上得了火車，行期靠不住，也解決不了問題呀！

桂林疏散中，有些人擠火車，有些人步行，結果，許多步行的人到了柳州，坐火車的人還在途中，坐火車反不如徒步行快。這個經驗告訴我：此時在這裏搭火車，是靠不住的。和冬商量之後，我決定再不等什麼車子，找到伴，就步行去宜山。

九月底，滯留柳州的難民，除了一部份因拖累過重無法步行的人，仍期待着疏散車

外，能走的許多人都徒步疏散了，柳州市面上已顯得冷清；準備走而走不了的人，更加焦急。這時桂林大公報的一部份員工和家眷，也準備步行去宜山，我認識裏面一些人，便決定和他們一道；恰巧冬因公也要去一趟宜山，我們便結伴而行。

徒步疏散，預計要走漫長的路程，書籍全部要扔掉；在精簡行李時，這是最痛苦的一關。不過，到了這個地步，人對於身外之物已不再存佔有之心，憑着自己的能力，只能帶那最必需的物品。我跟冬各自收拾了一個包袱——他必須作萬一回不了柳州的打算，所以也得帶東西。天朦朧亮，我們就出門上路。

過了河，沿着鐵路線，便陸續看見桂林大公報的人，有一位我認識的葉老先生，是北方人，年紀很大了，一邊提着包袱，一邊扶着手杖，蹣跚前進。起初我們放慢腳步陪他，走了一陣，太陽出來了，灼熱的陽光把人晒得滿頭是汗，背上壓着沉甸甸的行囊，腳底下一對皮鞋踏着燙熱的鐵軌，更覺熱不可當，走了兩個多鐘頭，還沒有多遠，我開始有了焦急情緒。

在抗日戰爭中，葉老先生是逃過三次難的，第一次全家從天津逃出來；第二次帶着老伴，從香港走回內地；這一次是第三次，只剩下孤老頭一個。他大概什麼都經歷過了，也很懂得年青人的心理，在一次歇腳以後，對冬和我說：

「×先生，×小姐，你們走得快，可以趕到三岔過夜，我老頭子慢慢來，你們不要等

我吧！」

望着像蜈蚣般的無窮無盡向前伸展的鐵路，太陽如火傘噴射熱流，我是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它走完的，冬當然也是同樣心理，大家知道如果陪着老人走，走到晚上恐怕還到不了新墟站。因此只好硬着心腸和老先生告別。

只有兩人的時候，開頭，我一直沉默着，總覺得過意不去，我想：我們先走，老先生萬一在路上出什麼事情，也沒有人照顧。

冬見我不說話，他沉思了一會說：

「害得老先生和無數難民吃苦頭，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國民黨反動派，責任該他們來負！你我都是受害者，是控方，你何必自責！」

「好吧，我們不要再談這個。」我說完，又大踏步向前邁進。

上午，兩人談談講講，倒還走得很快。跑到下午，步伐越來越感到沉重，話也少了。走了幾十華里，我的背簡直挺不直了，開始厭惡背上的包袱是個累贅。我苦着臉，不斷向熟路的同伴打聽到三岔還有多遠。後來實在走不動了，冬替我提了一回包袱，我舒了一口氣，可是走不到半點鐘，他也很累了，勉強爬完一個大斜坡，來到一個有樹蔭的涼亭，準備作一次較長的休息。